

開放文學 – 漢文樂園 – 宇宙浪子 第七十六回 柳邊人歇待船歸

眼前光景一變，大家又回到辦公室，那一地的鬼都不見了。亞當吳大異，他問當局道：「怎麼？我的乾兒子……那些鬼兒子呢？」當局說：「吳議士一下令，我們就回來了，他們沒有授權，只能留在地下。」

亞當吳詫道：「那麼剛才呢？」

當局說：「剛才是在三百公尺的地底，我們只能保護吳議士，卻不能管他們。」

「他們是誰？」

「一些不安分，又急功近利的人，他們到處立派聚黨，找不倒的靠山。」

「這些人有危險嗎？」

「沒有，他們只是牆頭草，誰有力量就依附誰。」

亞當吳察覺當局有異：「牆頭草？你怎麼也開始評論人了？」

當局說：「我也在學習，請您多多指教。」

正在說時，只見一道柔和的弧光，由遠遠的迴廊遊移過來。一個圓圓的螢光燈，閃著誘人的光彩，一接近肯特吳，燈上就出現一個屏幕，一位千嬌百媚的小姐彎腰作禮說：「吳議士，您已經三個小時沒有進食了，為了您的玉體，請您稍稍休息一會，準備用餐。」說完，那燈光漸漸隱去。

卡伊拉是個死心眼，他剛才嚇壞了，不信那些鬼怪只是虛擬幻境，也不便表態。他又扯回時間的真相說：「這燈剛才來自未來吧？可是這燈早就安排好了，我在會務講解時就見過它，分明是來自過去！」

亞當吳發覺這小黑人很討厭：「會務組沒有教你什麼叫禮貌嗎？現在這裡沒有你的事了，你閃開吧！」

卡伊拉很堅持：「我是奉命為吳議士服務的。」

亞當吳更堅持：「吳議士不需要你服務！」

老史忙把卡伊拉推到一邊，說：「來來來！我們給吳議士做盤好菜，吳議士是人類美食協會的主席，只要把他的肚子侍候好就行了！」

自從精神狀況穩定，回到家人身邊後，吳福就一直在旁觀察。他深知一家人都禁錮在自我的牢籠中，自幼休戚相關，誰也離不開誰。究竟他年事已長，對人性有了些許認識，所以用腦筋的時間比用嘴巴的時間多些。

瑪莉蓮的事發生後，他們一家人各懷心事，貌合神離。本來吳福決定回老家去，但是亞當吳堅持全家要團聚在一起。吳福先還以為他是念著親情，最後才看出來，這不過是另一種假象，為的是爭取議士的選票。

對一般人來說，議士不過是個虛名，一個沒有用處的頭銜。在亞當吳眼中卻不然，他導演做慣了，最怕受人支配。而在這個時代，電腦無處不在，只有議士的地位高尚，受到宣言的保護，比諸以往的皇帝絕不遜色。而當演員的弟弟成了議士後，亞當吳不僅自命為太上皇，對他頤指氣使，有時連整個議會都沒有放在眼裡。

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太容易控制的玩具興趣便無法持久，尤其是沒有好劇本，再好的導演也一籌莫展。亞當吳在議會中上演了不少鬧劇，也博得很多議士的歡心。可是他一直無法滿足，不停地動腦筋，想找一個驚心動魂、可以大大發揮的劇本。

像他這樣的獵人，處在極端饑餓的狀態，一點風吹草動都能讓他神經亢奮，感官凝聚。然而在大自然的獵場中，更有效的策略則是耐心等待。

由於卡伊拉心細認真，在大會期間表現優異，亞當吳便命令弟弟，用卡伊拉替換他原來的那位三等助理。

十月二日的中午，卡伊拉用氣墊車載了一個沙發大小的盒子進來。他已經搞清楚亞當吳才是家裡的主子，吳議士不過是廚房的餵水桶，除了吃其餘一概不管。這個時刻，人人都在造夢機裡享受，卡伊拉搖搖頭，他過去總以為做夢只是他這種平凡小人物的消遣，想不到平凡的小人物太多了，連尊敬的議士們也不例外。

卡伊拉將盒子放到大廳中央，在留影機上說：「尊貴的亞當吳議士……助理。」他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認為人的頭銜要適當，每次稱呼亞當吳，他總會刻意把議士和助理分開來：「這是地球環境研究所送給尊貴議士們的紀念品，是一具真正的地球模型，如果有任何問題，當局樂意為議士解答。」

等到一家子醒過來，見到留影機的留影，都知道這是亞當吳的事，誰都不理會。而亞當吳醒後總要先「倒帶」回想一下夢境，看看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所以他永遠是最後一個起來的人。

他一睜眼就看到這個龐然大物，看了留影，他臉上泛出得意的微笑。不能小看這個小黑鬼，還真瞭解人心！

這個盒子雖然巨大，亞當吳只按了一個按鈕，盒子立刻失蹤了，一個虛擬的太空，一顆懸浮在太陽系內側軌道的地球，就此開展在大廳裡。

玄黑無垠的太空中，遠遠有一顆精光四射、耀眼欲花的恆星——太陽。近處，在水平的黃道面上，水星在左，金星在右，面前是籃球般的地球，乒乓球大小的月球依偎一旁。地球是按照真實比例製造，四分之三的深藍海洋，有如寶石般澄澈。陸地島嶼不過是從淺海裡長出來的一片苔蘚，離地面數公釐處，飄浮著薄薄一層雲氣。地球緩緩轉動著，乖巧的月兒披著鐵灰的外衣，靜默無語地亦步亦趨。

「當局送這個模型來是什麼居心？地球環境研究所是什麼機構？誰懂這些天文地理？當局為何樂意解答？為什麼？為什麼？」亞當吳的念頭一個接一個，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他不得不想個清楚。

亞當吳把卡伊拉叫進來，問：「是誰送來的？」

卡伊拉說：「是特遞件，當局直接送交的。」

亞當吳心中一動：「當局！當局怎麼會管到這種事？」

卡伊拉說：「收件時當局在我耳朵裡特別交待，叫我一定要送到議士手中。」

亞當吳說：「這麼重要？」

卡伊拉說：「當局還說，議事規則中限制當局與議士們主動溝通，所以我們這種助理應該擔當責任，敦請各位議士一定要看看這個模型。」

亞當吳問：「你知道這是什麼模型嗎？」

卡伊拉總算感到受重用了，這才不枉他犧牲做夢的時間，來此為人類服務。他胸脯一挺，把已經準備好的說詞一股腦兒宣洩出來：「報告議士……助理先生，這是我們地球當前的生態模型，是用三百六十個定位衛星攝製的三維造形。」

他太興奮了，說得口沫橫飛，這時不得不先嚥一下口水，再接著說：「請議士……助理注意看遠方的太陽，千萬年來，地球與太陽的距離都在一億五千萬公里以上，在地球上每分鐘每平方公分可接受一·九五卡之輻射熱。

「但是，現在情況改變了，由於地球質量的增加，自轉變慢，地球目前以一公里／秒的加速度，被太陽向內側拉近。經過當局

精密的計算，今日凌晨零時，此距離已經減為一億四千八百七十六萬公里！」

卡伊拉所以能到議會幫忙，就因為他背誦能力不錯，他停頓了一下，又說：「現在地表所接受的輻射熱量，是每分鐘每平方公里二·〇三卡，地表溫度增加了攝氏一度。當然我們能夠攝取的能量增多了，可是生存的危險性也加大了。當局認為，唯有人類節約能源，我們的幸福才能久遠，否則地球將面臨毀滅。」

亞當吳根本沒有聽進去這一套大道理，他隱隱感到這是件大事，而大事最容易炒作！題材有了，機會難得！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應用這個題材，大肆包裝，務必要乘機演一場熱鬧又賣座的好戲！

偏偏肯特吳聞到地球上烤肉的香氣，他還沒有吃下午茶，見到半空中懸浮著一顆「肉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咬將下去。天有不測的風雲！誰都想不到，竟然咬出一堆問題來。

肯特吳死喊活叫的，顯然吃出問題了，他太急了，嘴巴張得太大，牙齒深陷在熾熱的岩漿中。等到大家七手八腳把他拉出來，臉上已經是五級灼傷，血肉模糊。

亞當吳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天賜」的大好良機，他藉題發揮，要電腦當局賠償。議士饑不擇食，一口咬向地球不能說不是新聞，等到媒體開始炒作時，很多議士才想起自己家裡也有一個會傷人的烤肉丸子。

雖然新聞不小，這個玩具模型造成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大家早就真幻不分，是非不明，連這個模型是什麼都沒有幾個人搞得清楚。

麻煩的是，一看到這個玩具，來自斯里蘭卡的議士馬哈甘地卻惱火了。此人篤信佛教，嚴守信條，一生反對殺生。當他看到模型真實的效應時，他堅信這是傷生害命，當局怎麼可以用神聖的生命開玩笑？唯一的答案就是電腦沒有生命，因而不尊重生命，不尊重生命，就等於戕賊生命！

還有一位素來受尊重的英國籍議士詹姆士，他是個知名的考古學家，一向是電腦當局的支持者。他最得意他精心收藏的古物，林林總總多達幾十萬件。電腦當局特許他成立了一個陳列館，專案代他管理。

可是這一次他也惱火了，為什麼呢？表面上的理由，誠如他自己說的，當局浪費了寶貴的資源，製作了這樣一個醜陋、噁心的「東西」。

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他女兒萊絲莉無意中向朋友透露的。當時詹姆士正在夢中，他的夢是闡述十八世紀英國無敵艦隊英勇的事蹟。他們征服了歐洲、南北美洲、亞洲和澳洲，正當他模倣著亞歷山大大帝，遺憾地說著：「唉！天下還有什麼讓我征服的呢？」玩具送到了。

那時，萊絲莉剛由虛擬實境中醒來，見是當局專門派人送來的，想到父親認真職守的形像，便特意把父親叫醒。

詹姆士由夢中睜開眼睛，沒想到面前竟是一團糜肉般的地球。他大吃一驚，問女兒：「這是什麼？」

萊絲莉說：「這是當局專差送來的，說是地球模型！」

詹姆士還未完全清醒：「送地球給我？」

萊絲莉說：「不！這是模型！」

「模型？模型能征服嗎？」

「要征服模型幹嘛？」

「當然不是征服模型！我要征服地球！」

詹姆士立刻注意到他所征服的地球，怎麼變成這個慘狀？即使是真的也應該隱惡揚善。當局實在沒有人性，居然把自己美妙的夢境破壞得如此徹底！

他再也無法入夢！他不能面對一團被征服的爛肉丸！這個錯誤是當局造成的，這種錯誤不可原諒！假如不藉這個機會懲罰當局，他將終生不能原諒自己！

怎麼辦？反抗當局？有可能嗎？

一個大型屏幕升起，裡頭一個小黑人說：「尊貴的議士，我叫卡伊拉，是肯特吳議士的三級助理，有份文件要請您簽字。」

肯特吳？這個人近來很有影響力。平常兩人沒有什麼來往，難得機會送上門來。詹姆士便說：「請進來吧！」

屏幕消去，卡伊拉已恭恭敬敬地站在面前。詹姆士一看，這個小黑人不像當今青年吊兒郎當的模樣，心裡已有三分好感，便問：「有什麼事？」

卡伊拉說：「尊貴的詹姆士議士，肯特吳議士將在下個月十號舉行一個大型宴會，屆時請您務必出席。」

嗯！尊貴的議士！如今還有幾個人這樣稱呼呢？怪不得肯特吳能成功，連三級助理都有這麼好的教養！詹姆士有點後悔沒有早些結識這個人物：「當然參加！」

卡伊拉呈上一個文件夾，說：「麻煩您簽個名。」

真是個精美華麗的藝術品，上面有和平鴿和橄欖葉的圖案，幾個燙金大字「大名留芳」。詹姆士當然知道，這文字是因人而變的，適用於各種民族。

翻開裡頁，是一張翡翠色的電子紙，這種紙密度高達每吋一千點，且與電腦直接聯線，一簽名就自動載入資料庫。

詹姆士一看，上面已有十來個名字，當下毫不猶豫地簽了。

卡伊拉按照亞當吳給他的名單，那是長駐議會的一百多位議士，一一拜謁。有的簽得很爽快，有的一聽是肯特吳，連理都不理會。

五天下來，卡伊拉的簽名簿上只有四十五位議士的名字。他垂頭喪氣地走進辦公室，亞當吳正忙著整理傳真過來的名單。

卡伊拉不好意思地說：「報告吳助理先生，我只請到了四十五位。」

「四十五位？」

「對不起，我能力不夠。」

「太好了！四十五加上我那些哥們已經有八十位了，大概遠距邀請的也有三、四十位。足夠了！足夠了！」亞當吳一面說，一面拿出一個文件夾，上面寫著「臨時動議申請書：主題——彈劾電腦當局濫權黷職！」

「這是什麼？」卡伊拉嚇了一跳。

「把這份簽名夾在裡面，裝訂好，立刻送到議事處去。」

「那些簽名是參加宴會的呀！」

「有什麼分別？都是會！」

「分別太大了，一個是宴會，一個是彈劾的議事。」

亞當吳不耐煩地說：「不關你的事，快去！」

卡伊拉正色說：「吳助理先生！這是犯法的事，我不能做！」

亞當吳驚訝的抬起頭來：「你說什麼？」

卡伊拉重複說：「這是犯法的事，我不能做！」

亞當吳大怒：「你懂什麼法？法是我訂的！」

卡伊拉抗聲說：「可是我不能騙人，那些議士簽名是為了參加宴會！」

亞當吳喝道：「小黑鬼！你敢抗命？」

卡伊拉忿忿地反駁：「我不是小黑鬼！」

亞當吳看看這隻高舉雙臂的小黑螳螂，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德性。這個黑鬼佬倒是演戲的好料子，下一部戲可以添加一個黑人！可是現在黑皮膚多半染白了，會不會得到觀眾的認同呢？

做導演一定要有敏銳的眼光，否則抓不住觀眾多變的心。亞當吳是箇中翹楚，深知其中三昧，名單的爭執容易解決，好演員可是千載難逢：「你喜歡戲劇嗎？演過戲嗎？」

卡伊拉正打算拼了，為了維護人類尊嚴！為了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為了被辱罵的小黑鬼！讓士怎麼可以彈劾當局？而且用不法的欺騙手段！

沒想到亞當吳問他演過戲沒有，他傻了眼：「啊？這是在演戲？」

「是呀！你以為人生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只扮過布魯特斯！」

「去！去！先把這場戲演完了，我教你演下一場！」

等大家看完資料，杏娃說：「要是我有左非右卜卦的本領就好了！我們利用機率原理，利用各種排列組合，就是想不到居然有人把這個模型當作披薩餅！更沒有算到他用手段，這一簽就有一百多位連署，達到審議的門檻了！」

左非右說：「妳說錯了，吳讓士絕沒想到披薩！」

杏娃不服：「那為什麼會咬？」

「他認為是紅燒獅子頭。」

衣紅胸有成竹，對左非右說：「別跟杏娃胡扯，你能不能設計一段虛擬真實，專門顯示好吃的菜餚，而且要能定向傳播？」

杏娃說：「這不是胡扯，左非右說的比我更恰當，我們要檢討。」

衣紅說：「好，杏娃，妳乖，待會給妳買糖吃。」

杏娃說：「我不要吃糖，我要聽左非右的意見。」

左非右想了想，說：「沒有問題，只是什麼叫好吃的菜？」

衣紅說：「好不好吃倒不重要，只要看上去好吃就行。」

左非右說：「這個我不在行，改用故事導引好嗎？」

「可以。」衣紅又對杏娃說：「杏娃，妳能不能把吳讓士助理和瑪莉蓮的事剪輯成一分鐘的影片？」

杏娃說：「簡單！」

衣紅笑說：「簡單？我是指將所有重要的內容濃縮成一分鐘。」

杏娃說：「不要說一分鐘，連一秒鐘都沒問題。」

衣紅想起與法蘭德司在南極鬥法的事：「是了，我忘了，妳可以改變時間參數。那麼就濃縮成一秒鐘吧，等我叫妳放，妳就放給吳家兄弟看！」

杏娃說：「那是小事一樁，問題在什麼叫重要的內容？對妳重要，對我卻未必，何況看的人是亞當吳兄弟！」

衣紅說：「當然是我認為重要的才重要。」

杏娃說：「為什麼妳說重要就重要？」

衣紅說：「因為妳解決不了，要我出主意呀！」

杏娃聲音濁重了：「我沒有說解決不了呀！」

衣紅覺得有點奇怪，但她腦筋沒有轉過來：「那妳找我們做什麼？」

杏娃說：「表示一點意見呀！」

衣紅說：「那我的意見妳尊不尊重呢？」

杏娃說：「當然尊重！」

衣紅斬釘截鐵地說：「那就照我說的去做！」

杏娃大聲說：「那妳自己動手吧，我怕達不到妳的要求！」

左非右嘖嘖稱奇：「想不到杏娃也會生氣了！」

杏娃說：「我沒有生氣，只是把音量放大一些而已。」

左非右問：「為什麼要放大音量？」

杏娃說：「我怕衣紅姑娘沒有聽清楚呀！」

文祥怕杏娃真動氣了，忙說：「杏娃，別生氣，衣紅沒有瞧不起妳的意思。」

杏娃說：「我沒有生氣，只是聲音大一點。」

文祥說：「那就小聲一點。」

杏娃聲音更大了：「奇怪！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文祥大驚，楞在那裡說不出話來。

衣紅也發現了，忙問：「杏娃，我什麼地方得罪妳了？」

杏娃說：「沒有！」

左非右也發覺不對，趕緊拿卦研判。

這一來倒是惹惱了難得開口的風不懼，他說：「杏娃！妳快說，是怎麼回事？」

杏娃說：「什麼事？」

風不懼嚴肅地說：「如果我們錯了，妳不妨直言。要是妳出了毛病，對不住，我可要親手把妳毀掉！」

文祥忙攔阻：「小風，沒有那麼嚴重！」

風不懼堅定地說：「對一般人來說，這算不了什麼，可是杏娃主宰了整個世界，她是一點差錯都不能出的。」

豈知杏娃的音量提得更高，說：「哼！你毀得了我嗎？」

風不懼猛然躍起，渾身籠罩在一團真氣下，他正要取出師父交待的令牌，卻見左非右笑說：「小風別急，杏娃準是在測試什麼系統。」

杏娃聲音更大了：「奇怪？你怎麼知道？」

左非右慢條斯理地說：「我剛才起了一卦，妳有氣是上卦，我們眾人受氣在下卦。妳生氣相當於風，眾人則是地，上風下地是觀卦，妳在觀察我們！」

杏娃嘆了口氣，說：「唉！還是人厲害，幾千年前易經就算出我今天在觀察！不錯，我在學習生氣。因為衣紅把我當小孩子，我試著配合，這裡有個成長模組，一進入就發現師父為我準備了一組模擬腎上腺的參數。

「那些參數居然會隨概念變化，〈人性論〉中曾提到：當人腎上腺素升高時，出氣就粗！果然我的聲音就變了，連自己都嚇了

一跳。」

衣紅問：「妳為什麼要學習生氣呢？」

杏娃說：「我在準備應戰，發覺自己沒有氣，沒有氣怎麼有氣勢？」

衣紅問：「要氣勢做什麼？」

杏娃說：「學亞當吳他們演戲呀！我可不願再像上次愛德華·謝勒議長事件一樣，說我什麼設陷阱，只有挨打的份！」

衣紅這才放下心來，但她不依：「杏娃，妳聽清楚了！我們可不是妳的試驗品！」

杏娃說：「我知道，師父開宗明義第一條就說：絕對不能拿人做試驗品。」

文祥語帶責備說：「那妳為什麼不遵從？」

杏娃說：「我沒有不遵從呀！」

文祥問：「妳剛才不是用我們做試驗嗎？」

杏娃說：「可是我沒有把你們當做人呀！」

文祥再問：「那我們是什麼？」

杏娃說：「從人性來說，你們是神！從神性來說，你們不是人！」

衣紅詫問：「這話怎講？」

杏娃說：「你們只是有氣的神，神氣！」

會議大廳正中央是一個下陷約一公尺的圓形凹地，有一畝大小，凹地有五級台階，連接通往議士包廂的走道。正中是一根粗大的圓柱，高約五公尺，直徑三公尺。圓柱上是幾個可以分割的屏幕，議士們發言時，就出現在屏幕上。

議士各有一個包廂，共分五層，每層有三百六十個。最下層是常駐議會的議士席，上面幾層只在全體議士開會時啟用。包廂約有二十平方米，呈輻射形，前尖後鈍。四週都是電離屏幕，可以隨意控制，由內部觀察全場動靜。

若有人發言，影像同時顯示在包廂的虛屏上。在音障隔離下，廂中人可以直接交談而不影響大廳秩序。

議士們乘車由地下道進入包廂，每當有議士到達，大廳中便響起一陣軍樂，然後包廂面向中心的一面便冉冉開啟。

眾人談談笑笑中，一位身披蟬翼、足踏瑞雲的仙子，由大廳頂端翩翩盤旋而下。仙子身上散放出金色光雨，照耀得全廳華麗異常。在此同時，雲端傳來隱隱的樂音，肅穆而祥和，令人神思一清。

仙子緩緩降落在議場中心，停在圓柱頂部中央。她向議長略一彎身，白光閃處，突然幻化出千百隻鴿子，紛紛繞場圍飛，然後四散而去。

接著軍樂嘹亮，喇叭高鳴，一個甜美的聲音說道：「紀元二〇五〇年十一月十日、人類議會標準時間上午九時，第十四屆人類議會，第七次臨時動議，案號三〇九二二，提案人：肯特吳。連署議士共一百三十四人，正式出席人數三百六十四人。主題是：『維護人類尊嚴，糾舉當局濫權』。」

「各位尊貴的議士，現在，議事開始，請史都華·克里士議長致辭。」

克里士議長出現在屏幕上，他身著白色長袍，頭戴一圈橄欖樹葉編織的桂冠，和藹可親地說：「各位尊敬的同僚，第三〇九二二號議案，是由第三十二區選出的肯特吳議士提案，第四區議士詹姆士和一〇二區議士馬哈甘地等一百三十四位議士共同聯署的。」

「由於事關人類宣言的精神，茲事體大，特此以臨時動議的方式提出。今天到會議士總共有三百六十四名，符合重大事故時與會五分之一以上的法定人數下限。因此，本人裁定本次會議有效。稍後將請議事組宣讀議事正文。」

「議事時第一階段採用擂台制，基於每次會議中，各團體黨同伐異，廢話層出不窮。本次會議採用團體制，每黨僅由一人代表出場演講，其餘同黨或贊成的人可以放焰火，反對則澆冷水，以提高大家的興趣，增進議事效率。」

克里士議長下台後，一位漂亮的女士出現了，她說：「第三萬零九百二十二號議案，提議人肯特吳議士，議題是：糾正電腦當局濫權案。」

「案由：電腦當局不知體恤民情，大肆浪費，製作了大批精美的地球模型賄賂議士，敗壞法紀，此風若不制止，人類將面臨絕境。據本席調查，當局生產該模型一千八百個，總計耗資九千三百億貝幣，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不可算計。」

「更不可原諒的是，當局蓄意隱瞞，在本席調查期間，竟無一人知道其中詳情。為了人類的尊嚴，本席慎重呼籲，如果當局認錯，下不為例，本席願意撤消本案。否則，本席主張收回當局的治權，由議會組成臨時政府，全面革新。」

此語一出，立刻有人搶先出頭，大聲疾呼：「我贊成革新！電腦太可惡了！有一次它居然不理我！」說完，會場中焰火大放，好不熱鬧。

另一個議士則說：「我堂堂一個人類議士，連做夢的內容都和老百姓一樣！簡直是瞧不起我們嘛！」這次有星星焰火，也有些霏霏小雨。

「議士是最尊貴的人，是人類的遺產……」大概這位議士也覺得有語病，想了想，又說：「人民只知道做夢，所以投票選我們，我們應該幫他們做夢，想夢什麼就夢什麼。」話還沒說完，已經是大雨傾盆，會場中迷茫一片。

「胡說八道！這是贊成還是反對？」

文祥等五人，在杏娃安排下，坐在一位從不出席的南極洲議士的包廂中。他們素來把人類議會奉若廟堂，以為一定人人言之有物，析理透澈。第一次目睹人民的代言人如此為人民代言，一個個看得目瞪口呆。

衣紅問：「這叫開會嗎？」

杏娃說：「不然叫什麼？」

衣紅說：「這叫嘉年華會。」

杏娃說：「也說得過去，因為以往議士們都在包廂裡做夢，我們不得不設法弄點熱鬧吸引他們。」

衣紅說：「原來是妳的歪主意。」

杏娃委屈地說：「冤枉，是若傑出的主意，不相信我叫他來，妳問他。」

議事壇上情況又變了，只見屏幕擴大了，肯特吳大刺刺地漫聲說：「其實，地球儀又算得了什麼？我是被它燙傷了，那只是我個人的疏忽。九千三百億貝幣也不是大數目，至於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既然沒有人敢說，也就難於追究了。」

肯特吳演講時，常常回頭看後面。那是他的習慣，只要知道內情的，都會心地微笑。畢竟一個認真的演員得經常看看導演的反應，以決定下一場戲的姿態。

「我所擔心的是，無法無天，無道無義，無心無肝，無血無肉的……」

突然議壇上光線一暗，肯特吳身後竟然出現了一個黑得沒有反光的人影，更奇怪的是黑影肩頭蜷伏著一個肉球。

黑人露出雪白的上下門牙，說：「吳議士，我把『無氏』家譜送來了。」

肯特吳回頭一看，嚇得幾乎尿滾尿流：「哥呀！這是什麼東西呀！」

黑人把眼睛睜大，一圈白白的眼球，內嵌一顆黑色眼珠，更顯得神秘可怕。黑人笑著說：「我是誰？你的無光的影子呀！」

肯特吳倒退了幾步，全身抖戰，說不出話來。亞當吳站起來，指著黑人的鼻尖說：「小黑鬼滾開！這場戲沒有你的分！」

黑人說：「你怎能罵我小黑鬼？你也不過是蛋黃炒蛋白——混蛋！」

亞當吳最大的心病就是他那半黃半白的皮膚，有人說他是香蕉種，就是諷刺他皮是黃的、心是白的。小黑人當著議會袞袞諸公說他是混蛋，這還得了！

亞當吳猛一把將肯特吳拉下，對小黑人揮舞著雙拳，張牙露齒地咆哮著：「小黑鬼！看我宰了你！」

黑人笑笑，轉頭對背後那團肉球說：「比爾，你看是就此打住呢，還是乘機給他一個下馬威？」

比爾說：「算了吧，他演戲也夠可憐的了。」

這簡直是火上加油，亞當吳簡直要瘋了：「黑鬼！你又是什麼東西？居然敢說我吳某人可憐！警衛！還不快把他們關起來！」

黑人同情地提醒他：「關誰？你和我半斤八兩，都不是正牌貨！」

亞當吳大喝：「小黑鬼！你給我滾開！」

黑人晃了一下，背上的怪物原來是頂帽子，這人竟然變成卡伊拉了。

卡伊拉怒氣衝天：「吳助理先生！我不是小黑鬼！我和你一樣是人！」

他們的影像佔滿了大會的螢幕，對話也經過放大，以便人人看得清楚。每次吳家人出場都是精心安排，保證絕無冷場，所以大家都興味盎然的等著看好戲。

大會廣播說：「吳助理，大會證實這位是肯特吳議士的三級助理，卡伊拉先生。」

亞當吳問：「他怎麼到這裡來了？」

大會說：「卡伊拉先生向議事組投訴，說連署書是偽造的。」

亞當吳哈哈大笑，說：「連署書有電腦作證，怎麼偽造？」

卡伊拉的怒氣消了，膽子也小了，嚶嚶地說：「尊貴的議士們簽字時，都以為只是參加一場私人宴會。」

此話一出，全場騷然，一時有風有雨，有煙火還有鞭炮。

正當眾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際，大廳中轟然連聲，火花齊放，霞彩魅影，全色的激光幻景滿空交錯。一波剛斂，一波又起，那輕綠軟紅、重紫深藍的點點光影，由下疾衝而上，化為千千萬萬光怪陸離的花瓣。待花開滿堂，時移序轉，群華翩翩飄落，令人目不暇接，歎為觀止。

緊接著樂音高揚，現代古典雜陳，低音大鼓擊擊作響，節奏撼心，震耳欲聾。一隊隊身著輕紗，袒胸裸腿，美妙無比的少女少男，搖曳著肢體，漫天而來。一時光影動幻，舞姿婆娑，議事大廳霎時變成了拉斯維加斯的豪華舞場。

正當人人看得皆裂心搖，如痴似醉之時，亞當吳兩手一攤，說：「這難道不是宴會嗎？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精采？」

卡伊拉幾乎忘了來此的目的，他只是機械般的說：「根據大會議事規則第七百八十九條，第九十九款，附則六十五。本人請求議事組核查連署書的真實性。」

亞當吳高舉雙手，大聲說：「本人贊成，若有任何議士提出反證，證明不想參加這個宴會，本人建議立刻散會。」

會場中有人叫好有人噓，這比嘉年華會還過癮，難得有這種盛會，誰願意傻得錯過了好戲？再說，肯特吳兄弟從來沒有讓人失望過，他們的演出保證有出人意料之發展，結果總能充實他們愈來愈貧乏的夢境。

頭場戲已經夠精采了，那個黑人和背上的肉球是怎麼回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議士都算得上「年高德劭」了，就算不斷喝「迷魂湯」，由於見多識廣，好奇心始終不能再恢復到兒時的程度，好不容易被這件事勾引起來，他們怎麼肯驟然離去！

怎麼有這麼黑的人？怎麼會有只有腦袋的人呢？又怎麼會出現在肯特吳的戲台上呢？而且名叫卡伊拉，還是吳議士的三級助理！太有趣了，自己也該要一個的！今天真沒有白來，一定要投肯特吳一票！

衣紅與文祥等都是初次見到這種場面，眾人看得頭昏眼花，莫名所以。

若傑不聲不響的出現了，等比爾和大家打完招呼，若傑就迫不及待地說：「各位稍安勿躁，茲事體大，要好好對付。據我的瞭解，地球模型只是導火線，這股乖戾之氣醞釀很久了。我利用卡伊拉這步棋，看來沒有什麼作用。」

衣紅說：「你來了就好了，我們還有很精采的計劃，敬請欣賞。」

若傑說：「不行！你們千萬不能出面！」

「那你為什麼可以？」

「我？我這個助理的頭銜起碼有一打！」

「我也有！」

若傑搖頭說：「妳一出面，將陷當局於不義！」

衣紅不服：「怎麼陷當局於不義？」

若傑說：「妳知道議會的規矩嗎？我常來議會，所以非常清楚。妳冒名周不倒的助理，當局雖然能包容，卻未經周不倒本人授權！如果他出面指認，大會不能不調查。妳說，到時當局怎麼辦？」

杏娃大聲說：「謝謝你。」

衣紅不悅，責問道：「杏娃！妳為什麼先前不跟我們說？」

杏娃說：「我不能說呀！」

衣紅咄咄逼人：「妳不能說？」

杏娃說：「我不能為我自己著想呀！」

衣紅幾乎跳起來了：「這怎麼叫為你呢？」

杏娃說：「當然是為我，是我要你們來為我解決問題的呀！」

比爾忙插口說：「紅姑娘，妳要原諒她，杏娃正在成長，好多觀念都攪和不清。」

杏娃說：「沒有攪和不清！而是避嫌！」

比爾說：「妳忘了？我們不是一直在討論嗎？」

杏娃說：「問題是我分得太清楚了，清楚到變得只有一『奈米』寬，所以在分『我』和『非我』時，那條線不知道要畫在哪裡！」

若傑不耐煩地說：「那就暫時不要分吧！快看場上！」

杏娃說：「謝謝你！」

若傑問：「謝什麼？」

杏娃說：「我不分反而攪和清楚了。」

若傑說：「對了，大法王一事你們辦得很漂亮，祇是忽略了一點。」

衣紅說：「哪一點？」

「你們把周瓊英也送回去了。」

「是她自願的呀！」

「周不倒可不願意！」

「你怎麼知道？」

若傑眨眨眼睛說：「我說過，議士有一半在我口袋裡！不必怕他們表決。再說大法王一走，周不倒的籌碼也少了一半。」

衣紅說：「什麼籌碼？」

若傑說：「收買議士的資源呀！」

衣紅越聽越糊塗，問：「什麼資源？」

若傑說：「妳不是周伯伯的心腹嗎？他投資大法王在電腦城外設了幾間工廠，經常走私一些舶來品，孝敬議士們！」

衣紅說：「怎麼可能呢？議士們還會要那些東西？」

若傑嘆口氣說：「唉呀！人人像大小姐妳就好了！這些尸位素餐的過氣貴族，仗著議會的特權，專靠這些花樣炫耀自己！周不倒勾結大法王，偏偏又有小辮子在大法王手裡，所以很希望妳們能把大法王扳倒。可是周不倒派人接收工廠的時候，卻發現都被你們破壞了，現在氣得快要瘋了！」

衣紅無辜地說：「我們沒有破壞什麼呀！」

杏娃說：「是我們幹的！」

衣紅不解：「是妳？為什麼要破壞呢？」

杏娃說：「那些工廠都不健康！所以乘機削平了！」

若傑說：「怪不得！」

衣紅無可奈何的說：「那怎麼辦？」

若傑說：「周不倒正要過來，我得設法阻攔他！等會再見。」

說罷，若傑如一陣風，一吹就不見了。

文祥有感而發，說：「什麼叫好人壞人呢？什麼叫尊貴卑賤呢？」

衣紅接口說：「什麼叫駭痴呢？什麼叫明智呢？」

文祥聽出衣紅話中有話，說：「我是說真心話，為什麼人人只看到虛偽的表相呢？真實是要把偽裝扯去才看得見的。」

衣紅忍俊不住：「大公子，怎麼又變成哲學家了？」

文祥正經地說：「這陣子我看得越多，感慨越深！」

衣紅實在聽不下去了：「喂！喂！你是文祥嗎？」

文祥說：「難道妳沒有？」

衣紅說：「當然有！」

文祥說：「那就對了！」

衣紅斷然說：「不！那就錯了！」

文祥說：「錯？錯在哪裡？」

杏娃接口說：「無所住而生其心！」

幾個人不約而同地「哇」了一聲，低頭看腕上的微機。

左非右說：「杏娃，妳真懂了？」

杏娃得意的聲音：「當然懂！這句話在我的資料中無所不在。」

衣紅說：「原來是個空心大老倌！」

杏娃不服，說：「資料也是實體，不算空心！」

衣紅說：「又來一個畫蛇添足！」

杏娃說：「那妳說，我錯在哪裡？」

衣紅說：「無所住而生其心！」